夏日的傍晚，夕阳将天边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愚家大院内，刚沐浴过的空气带着湿润的清新感。辉锑矿穿着一身丝质睡袍，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指尖掠过一本古籍的书页，神情专注而温和，仿佛与周遭的宁静融为一体。

“喂，辉锑矿！”

二楼传来不耐的呼唤。罪恶熔火扶着栏杆，湿漉漉的黑红色短发还在滴水，水珠顺着脖颈滑入松垮浴袍的领口。他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焦躁，久未疏解的欲望像团火在体内燃烧，尤其在看到辉锑矿那副永远波澜不惊的模样时，更是烧得他心烦意乱。他大步下楼，径直走到沙发前，不由分说地跨坐到辉锑矿腿上，浴袍下摆因动作敞开，露出结实的大腿。

“别看了，”熔火嗓音低哑，带着刻意的勾引，一只手直接探向辉锑矿睡袍下的大腿根处，隔着布料不轻不重地按揉，“不想做吗？”他眼神灼热，意图明显——他想占据主动，想在上位，想看到这个温和的男人为他失控。

辉锑矿从书页中抬眼，镜片后的目光了然，他轻轻合上书，放在一旁，双手自然地扶住熔火的腰侧，稳定了他晃动的身体。“熔火，”他声音平稳，却像羽毛搔过心尖，“这么急？”

“少废话，”熔火俯身，几乎是咬着辉锑矿的耳垂低语，“干你。”他试图用语言激怒对方，手更向下探，想直接掌握主动权。

就在这时，楼梯口传来一声慵懒的轻笑。“啧，我是不是打扰了什么好事？”陨星倚着扶手，不知观看了多久。他同样沐浴过，发梢微湿，家居服松垮地穿着，露出精致的锁骨，眼神却像锁定猎物的豹，带着毫不掩饰的恶劣兴味。

熔火身体一僵，动作顿住，下意识想从辉锑矿身上下来。他以为陨星的出现是另一个机会，或许可以一起“分享”辉锑矿，他强作镇定，甚至带着点挑衅看向陨星：“来得正好，一起？”

没想到，辉锑矿不着痕迹地收紧按在他腰侧的手，而陨星唇角勾起一抹更深的弧度，缓步走下楼梯。“看来我们的宝贝，是饿得连方向都搞不清了。”他走到近前，手指轻佻地划过熔火因紧张而绷直的脊背线条。

熔火此刻才隐约意识到情况可能并非如他所想，他强撑着气势：“关你屁事！还有，谁准你靠这么近了！”他想挣脱，却被辉锑矿从前方稳稳禁锢，而陨星则从后方贴近，形成了夹击之势。

“不关我事？”陨星低笑，手掌顺着熔火的臀线滑下，隔着薄薄的浴袍布料，不轻不重地揉按那挺翘的弧度，“这里，好像不是这么说的。”他能感觉到掌下肌肉瞬间的绷紧和细微的颤抖。

辉锑矿也适时地加入了掌控，他微微仰头，吻上熔火近在咫尺的脖颈，温柔却不容拒绝地吮吸舔舐，留下绯色的印记。同时，他空着的一只手已经灵巧地探入熔火浴袍的缝隙，抚上他紧绷的大腿内侧，缓缓向上。

“你们……干什么！放开…”熔火的话被堵在喉间，前后夹击的陌生快感让他腰肢发软，只能更紧地贴在辉锑矿怀里。陨星的手指更加放肆，甚至隔着内裤，精准地按压上那已然微微湿润的核心，时轻时重地画着圈，逼出他压抑的喘息。

“不过…如此…”熔火嘴硬道，但颤抖的尾音和迅速抬头的前端背叛了他。

陨星眼神一暗，俯身在他耳边，气息灼热：“嘴硬。”他猛地将熔火的内裤边缘勾开，指尖沾着入口沁出的滑腻，在周围打转，偶尔探入一个指节，又迅速退出，极尽挑逗之能事，“流水流成这样，还想着操别人？”

辉锑矿的手指也加入了开拓，他沾了不知何时取出的润滑剂，温柔而坚定地探入那紧热的后穴，细致地扩张。“放松，”他声音低沉，带着安抚的力量，但动作却毫不留情，与陨星恶劣的戏弄里应外合。另一只手则稳稳压住熔火的腰，不让他乱动，同时低下头，隔着浴袍布料，精准地含住了熔火一侧的乳尖，用舌尖舔弄、牙齿轻轻啃咬。

“啊…！别…别一起…混蛋…”熔火被前后夹攻的手指和胸前的刺激玩弄得快要疯掉，快感堆积如山，却始终无法宣泄。每当他要攀上顶峰，陨星就恶意地停下，或是辉锑矿故意避开那敏感的一点。

“想要？”陨星舔去他眼角渗出的生理性泪水，“求我们啊。”

“做梦…嗯啊——！”

熔火的抗拒被一声惊喘打断。辉锑矿抽出了手指，扶着自己早已胀痛的欲望，对准那被开拓得湿软泥泞的入口，一个沉腰，彻底贯穿了他。

“哈啊！”极致的充实感让熔火仰起了脖颈，发出一声满足又痛苦的喟叹。

辉锑矿就着连接的姿势，托抱着熔火站起身，走向那面巨大的落地窗。夕阳的最后一点余晖将三人交叠的身影投射在光洁的地板和玻璃上，形成暧昧扭曲的剪影。

“你…放开！辉锑矿！”熔火惊慌地挣扎，窗外虽已是暮色四合，但并非完全无人经过的可能。玻璃冰凉的触感透过薄薄的浴袍传来，与他体内燃烧的火焰形成鲜明对比。

“让你看清楚自己现在的样子。”辉锑矿将他转过身，让他面朝窗户，后背紧贴着自己滚烫的胸膛。这个姿势进得更深，熔火几乎能感受到体内那物事的每一次搏动。辉锑矿在他耳边低语，气息灼热：“怕被人看见？那就自己憋着点，小声些…别真把人引过来。”

辉锑矿开始动作，起初是缓慢而深重的顶入，每一次都像是要撞碎他的灵魂。熔火被顶得一下下轻撞在玻璃上，发出细微的声响。他羞耻地看着玻璃映出的自己——面色潮红，眼神迷离，嘴唇微张，溢出破碎的呻吟，而身后是辉锑矿那双依旧温和，此刻却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占有欲的眼睛。

“唔…太深了…慢…慢点啊…”他徒劳地求饶，前端早已泥泞不堪，渴望抚慰，却在辉锑矿刻意的控制下无法得到真正的触碰。

陨星好整以暇地走到他面前，隔着玻璃，与熔火迷蒙的视线对上。他没有说话，只是双臂环胸，慵懒地倚靠着对面的墙壁，目光像最精准的探针，一寸寸扫过熔火被情欲浸透的身体。那眼神里没有明显的命令，只有一种洞悉一切的、近乎残忍的玩味，仿佛在欣赏一场由他主导，却由熔火本能出演的戏剧。他的沉默比任何言语都更具压迫感，无声地强调着熔火此刻的羞耻与无助。

辉锑矿感受到了陨星传递来的无声讯号，动作骤然加剧，撞击得又狠又急，每次都精准碾过熔火体内最要命的那一点。熔火被这狂风暴雨般的攻势操得双腿发软，全靠辉锑矿的手臂支撑。前端空虚得发疼，不断渗出清液，顺着大腿内侧滑落，甚至有几滴溅在了冰凉的玻璃上，留下淫靡的斑驳。

陨星的唇角终于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他微微歪头，视线落在熔火不断磨蹭玻璃试图缓解前端饥渴的下身动作上，眼神里的意味不言而喻——他在等待，等待熔火被逼到极限，自己做出更失态的事情。

熔火被这无声的注视和身后凶猛的进攻逼得几乎疯掉。快感如同不断上涨的潮水，淹没理智，却始终在临界点被恶意地阻拦。他扭动腰肢，难耐地用前端磨蹭冰凉的玻璃，寻求着微不足道、近乎自虐的慰藉，这自觉的羞耻行为让他发出近乎呜咽的喘息，却依旧无法触及释放的边缘。

“不行…让我…碰一下…求…”他终于崩溃地向着面前的陨星哭求，眼泪大颗滚落，在玻璃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陨星却只是轻轻摇了摇头，目光依旧锁在他身上，仿佛在说：还不够。

当辉锑矿终于在他体内释放，抽身而出时，熔火几乎瘫软下去。体内的空虚瞬间达到顶点。但他还没来得及喘息，就被陨星一把抱起，放在了餐厅冰冷的长桌上。

“宝贝，休息好了吗？轮到我了。”陨星扯开自己的浴袍，露出早已蓄势待发的昂扬。他分开熔火无力抵抗的双腿，就着那一片湿滑狼藉，没有任何预兆地猛地挺入。

“呃啊——！”不同于辉锑矿的沉稳，陨星的进攻充满了掠夺性和惩罚意味，又快又狠，专攻敏感点。熔火被撞得在桌面上滑动，桌角摩擦地板发出刺耳的声音。

辉锑矿则走到桌边，温柔地抚摸着熔火汗湿的头发，然后将自己再次硬热的欲望，递到他的唇边。“帮我，熔火。”他的语气依旧温和，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强硬。

熔火在双重刺激下，意识涣散，顺从地张口含入，生涩地吞吐。后穴被疯狂蹂躏，口腔也被填满，他像一叶扁舟，在情欲的惊涛骇浪中彻底迷失。

接着，陨星和辉锑矿将几乎软成一滩泥的熔火带回到客厅宽敞的地毯上。陨星不知从哪儿拿出一个丝绒眼罩，利落地蒙住了熔火的眼睛。

“喂！你们又想干嘛？！”陷入黑暗的熔火不安地挣扎。

辉锑矿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熔火，我和陨星，在某些角度上，身形有些相似。”他的手指温柔地抚过熔火的腰侧，“接下来，陪我们玩个游戏。”

陨星接着解释，语气带着惯有的恶劣：“我们会轮流进入你。你猜，是谁在操你。猜对了，有奖励。猜错了…”他轻笑一声，“惩罚是，再来三轮。”

熔火还想骂人，但一个炽热的吻堵住了他的嘴，随后，一具温热的身躯覆了上来，开拓，然后坚定地进入了他。那动作带着一种熟悉的、深入骨髓的温柔和力度。

“…辉锑矿。”熔火喘息着，带着几分不确定，但又觉得那种沉稳的节奏很像。

身上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他听到陨星的笑声在旁边响起：“错了哦，宝贝。刚才是我。”

熔火身体一僵。

“惩罚开始。”辉锑矿的声音也从一旁传来，带着一丝无奈的笑意，但更多的是纵容。

接下来的三轮，熔火被两人变换着节奏和力度操弄，时快时慢，时深时浅，他根本无从分辨。猜了三次，错了三次。眼罩下的眼睛已经哭得红肿，嗓子也哑了，身体敏感得每一次进入都引起剧烈的颤抖。

“不玩了…不猜了…饶了我…”他呜咽着求饶。

“最后一次机会，”陨星的声音带着诱惑，“认真感受。”

又一次进入，这次的动作格外温柔，充满了怜惜和深入的探索，每一次顶弄都照顾到他体内所有敏感点，带来一阵阵酸麻的极致快感。

“…辉锑矿。”熔火几乎是凭着本能喃喃出声。

身上的动作停了。辉锑矿取下了他的眼罩，目光柔和地看着他：“猜对了。”

熔火眼中闪过一丝希望的光芒，奖励…会是结束吗？

陨星俯下身，笑容灿烂却恶劣：“奖励就是——‘再来一次’，由我负责。”

熔火眼中的光瞬间熄灭，取而代之的是绝望和更深的欲望。

没等他反应，陨星已经重新将他压住，开始了又一轮疾风骤雨般的征伐。而就在熔火被操弄得意识模糊、只能随着撞击呜咽时，辉锑矿则重新拿起了丝绒眼罩，动作温柔却不容拒绝地再次为他戴上。

“游戏升级了，宝贝。”辉锑矿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带着一丝诱哄般的安抚，却让熔火瞬间从情潮中惊醒，意识到了更大的危机。

“这次，”陨星喘息着接话，动作暂缓，却并未退出，依旧停留在熔火体内深处，带来饱胀的存在感，“是两个人。”

熔火惊恐地挣扎起来，但他早已体力耗尽，那点微弱的反抗如同蚍蜉撼树。他被两人协力摆弄成跪趴的姿势，臀部被抬高，隐秘之处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失去了视觉，其他感官被无限放大。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两个不同却同样炽热、坚硬的欲望，正一前一后，或上下地，抵住了他那个早已被使用过度、敏感而湿软的入口。

“不…不要…这样进不去的…会坏掉的…”他徒劳地摇着头，声音带着哭腔和恐惧。

“放松，熔火，你可以的。”辉锑矿的声音从他后方传来，一只手安抚地抚摸着他紧绷的脊背，另一只手却沾满了更多冰凉的润滑剂，细致地、几乎是耐心地在那艰难的入口处涂抹、扩张，试图让紧绷的肌肉接纳这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而前方，陨星也加入了开拓，他的手指带着更强的侵略性，与辉锑矿配合着，试图创造足以容纳双倍存在的空间。

扩张是缓慢而艰难的。即使有充分的润滑，那种被极致撑开、仿佛要从中间撕裂的感觉依然尖锐而清晰。熔火发出了痛苦的呜咽，身体本能地抗拒着这种超越极限的侵入。

“疼…好疼…出去一个…”他哽咽着哀求。

“忍一下，很快就好了。”辉锑矿的吻落在他的后颈，带着安抚的意味，但身下的动作却坚定而持续。

陨星则低笑着，语气带着恶劣的鼓励：“看，它正在努力吞吃呢…别那么紧张，宝贝，你会习惯的，甚至会爱上这种感觉。”

在两人耐心的开拓和言语的刺激下，入口处的肌肉终于勉强松弛到足以尝试接纳。首先进入的是辉锑矿，他选择了一个相对温和的角度，缓慢而坚定地推进，将已经被开拓的路径再次拓宽。紧接着，在熔火因为这极致的充盈而失神呜咽时，陨星也找准时机，贴着辉锑矿的存在，开始强势地挤入。

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不仅仅是饱胀，而是一种身体被彻底撑开、填满，连内脏都被挤压移位的错觉。熔火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破碎的气音从喉咙里溢出。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被分成了两半，又被这两根滚烫的硬物强行连接、占据。当两人终于完全进入，静止下来时，熔火感觉自己连呼吸都变得困难，每一次细微的喘息都牵动着体内被填塞到极致的敏感点。

他们开始尝试律动，起初是缓慢的，试探性的。一进一出，交错进行，刻意避免同时大幅度的动作以减少熔火的痛苦。但即便是这样缓慢的节奏，带来的刺激也是毁灭性的。两根粗长的性器在紧窄的通道内相互摩擦、挤压，每一次移动都刮蹭着内壁无数敏感的神经末梢。快感不再是波浪，而是变成了持续不断的、高压电流般的冲击，疯狂地席卷着他残存的意识。

“现在，”陨星喘息着问，声音因情欲而沙哑，“猜猜，现在是谁在动？规则依旧，猜对奖励，猜错惩罚。”

熔火哪里还分得清！身体被填得满满的，两根巨物在里面轻微地变换着角度和深度，快感如同电流般窜遍全身。“…陨…星？…不…辉…”他胡乱地猜着，得到的只是更激烈的撞击和更深重的惩罚。

他一次次被抛上云端，又一次次在即将释放时被强行拉回。哭泣、哀求、甚至无意识的呓语都失去了意义。到最后，他连声音都发不出了，只能张着嘴，像离水的鱼一样艰难喘息，身体随着两人的撞击无助地晃动，意识在极乐与崩溃的边缘反复徘徊。

当最后共同的高潮来临时，熔火只觉得眼前一片炫白，身体内部像是有烟花接连炸开，剧烈的痉挛从腹部蔓延至全身，他发出一声被快感扼住喉咙的、短促的哀鸣，随即意识彻底沉入无边黑暗。

激情退去，留下一片狼藉。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情欲气息。

陨星看着怀里昏死过去、浑身布满吻痕指印、连在昏迷中都微微抽搐的熔火，眼中那惯常的恶劣终于被一丝难以察觉的柔和取代。他小心地将人打横抱起，对辉锑矿说：“我带他去清理。”

辉锑矿点了点头，目光扫过客厅地毯上凌乱的痕迹，落地窗上模糊的水渍和掌印，以及餐厅桌面上、地板上的一片混乱。他轻轻叹了口气，认命地挽起袖子，开始收拾这片疯狂的“战场”。那张温和的脸上，除了些许疲惫，更多的是一种深沉的餍足和纵容。

浴室里，温热的水流冲刷着熔火疲惫不堪的身体。他在昏睡中不安地蹙眉，发出细微的呜咽。陨星动作略显生疏，却尽可能轻柔地帮他清洗着每一处痕迹，看着这个平日里暴躁嚣张的家伙此刻像只被雨打湿的雏鸟般蜷缩在自己怀里，某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悄然覆盖了之前肆虐的破坏欲。

而客厅里，辉锑矿擦拭着玻璃，清理着地毯，回想起方才熔火从嘴硬到哭泣，从挣扎到迎合，最后彻底沉沦的每一个瞬间，唇角不由地，微微上扬……